



发 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献给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

红军女战士李珊同志

目 次

红色女儿兵.....	1
发姑.....	74
后记	122

红色女儿兵

我曾在一支英雄部队里生活了近十年时间，前辈们常向我谈起这支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那段艰难动人的经历。

几年前，我幸运地得到访问这支部队斗争史的机会。有几位革命妈妈又为我详述了下面的故事。因为述说者不止一人，为了写作上的方便，我借用了故事中一位主角的口气，写下了这个故事的片断。

在这神话般的年代里，我衷心地祝福我的前辈们无比健康而幸福地工作着、生活着、前进着……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1934年的一个秋夜。

在井冈山东北的武功山脚下，道路崎岖，我和小红边爬边走，不敢停歇。整整两天两夜，我们没有合一合眼，也没有吃一粒粮。

红军长征北上，白匪杀入苏区。秋风悲鸣，山林哭啸。四处的山村里，传来了断续不停的枪声。滚滚烟火，无边无际。村庄着了火，野树林也着了火。这火的大海向我们身边卷来……

我们丝毫不感到恐怖，只是愤怒。心在激烈地跳荡着，仿佛快要跳出胸膛了。

我是一个红军医院的指导员，由于敌人的突然袭击，医院和上级失去了联系。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，伤员们组成一支游击队，准备上山坚持。在转移过程中，不料遇到一队白军。为了让同志们安全进山，我带领几个工作人员在后面掩护。战斗打响了，当我亲眼看到伤员们顺利撤进深山时，身边战友们在敌人凶猛的火力网下，先后牺牲，只留下十四岁的小红。我压抑着满腔怒火，洒下串串热泪，悲痛地离开了烈士们的遗体。

我们和刚组成的这支伤员游击队失去了联系。现在，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个还不很懂事的女孩——小红了。我们唯一的要求是：找到党，找到部队！

“姐姐，歇会儿再走吧！”小红实在太累了，由于饥渴，她的嗓音有点儿嘶哑。

我只得同意了。

当我在一块石头上坐定的时候，小红将她的胸膛贴近到我的耳边，说：

“姐姐，你听！我的心跳得多乱，怕是要炸啦！”

我隐约见到小红的一双大眼里，充满了线线红丝，仇恨的怒火在燃烧着这个孩子的心灵！

“小红，别难过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党！”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言语来安慰她。

“人哩？我们的人哩？血都流成河啦！”小红说完这话，放声大哭起来，一头扑到我的怀里；我用双手抚摸着她的小脸。这孩子，是个从小便失去父母的孤儿，由红军的后方机关，从一个土豪家里拣来抚养长大的。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别人也不知道她姓什么。“小红”这名字还是我们替她起的。她在

医院里帮着干些零活，伤员们没有不疼爱她的。

“小红，别瞎想。”我贴近她耳朵，柔声地对她说：“共产党人是杀不光的，越杀越多，红军还要回来！”

“我懂！”小红站起来擦擦眼泪，催我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们的目的地是牛形山。因为伤员同志们上山前曾经研究过一个活动计划，估计牛形山不会引起敌人注意，打算暂住一个时期。我想，到那里也许能碰上自己人。

借着暗淡的月光，见到对面山上有人冲我们走来。两天来，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人。

我和小红警惕地藏到路边的一块浓密树丛里。

来人渐渐走近了，是个中年妇女，步伐急促。我仔细地瞅了瞅，见她身后无人跟着，便从树丛里走了出来，站在路边等她。当她走近猛不防瞅见我时，似乎愣了愣。

“大嫂，你是本地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！”她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我；一边气冲冲地突然反问我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我坦率地说出了我们的身份和处境。

真想不到她竟大胆地信任了我们，而且还告诉我们：也许她能设法帮助我们找到部队。

大嫂将我们带到一个小村舍上，这里只有几座残破的房屋，空无一人，连鸡犬都不见一只。据大嫂介绍说，村舍里的老老少少，早在十多天前，就牵着耕牛，藏起家具，进入深山了。她回来的任务是：将埋在墙脚下的粮食，赶夜搬运上山。

我们来到了大嫂家里，这只是一间空大的房屋，连原有的间壁都拆去了。地上零乱地堆着一些破烂物件，上面罩着一层厚厚的灰土。

大嫂点燃了一根松枝，蹲在灶台下面，撬起地上一块大方砖，探手掏出几把白米来，说：“先做饭给你们吃。”

我也没有谦让。

我们一面做饭，一面谈着。大嫂姓何，丈夫在不久前，跟随红军六军团长征北上了。家中只有一个六十岁的公公，也随着村里老乡一齐躲在山里。大嫂仅有一个两岁的女儿，前几天白狗子搜山，大家都躲在山洞里，偏巧这孩子哭起来。公公从她怀里抱走孩子，用手捂着嘴鼻，孩子才停住哭声。可是白狗子走后，她发觉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当时公公哭得死去活来，她却忍着辛酸去劝慰公公。她对我们说：

“爹做得对，当时山洞里藏着百十口子哩，不能为了一个娃娃坏了大家！”

说完这话，我发觉她眼睛里噙着泪水，她扭过头去，悄悄地用袖口拭了拭眼圈。她从锅里舀出半瓢水来，接着便将话题岔开了。她告诉我们，有一支红军留下的游击队在附近活动，队长姓洪，是个女的。藏在山上的老乡们已经设法去联系了，大嫂劝我们也跟随她一齐上山。她满怀信心地说：

“你放心，党怎么能忘记我们的红区群众哩，留下的游击队多着啦，准能找到！”

“姐姐，”小红在动员我，“跟大嫂上山吧，能找到洪队长的游击队就好啦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，在认真地思考着。

饭已好了，虽说没有一点菜，但却吃得十分香甜。不料，“叭”地一声枪响，屋外突然有人叫喊：

“什么人，快出来！”

我迅速打灭了灶台上燃烧着的松枝，掏出了手枪，招呼大

嫂和小红冲出去。这时，大嫂非常镇静，她将我和小红拉到屋子的一角，扒去几块砖头。墙脚露出一个大窟窿来，大嫂强拉硬推地让我和小红先钻出去。

我们钻出的地方，正是临近山脚的房屋后身，草树丛生，便于隐藏。这时，屋前人声杂乱，手电光乱闪，我估计至少有一个班的敌人。

大嫂为什么还不出来呢？我焦急地悄声呼唤她。谁想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听到大嫂在愤怒地斥责敌人：

“想杀人吗，我犯了什么法？”

“好个土匪婆，来人，替我绑起来！”

屋子里传出一阵打骂声，何嫂在反抗、挣扎。

“满山尽是我们的人，你们去杀吧！”何嫂大声叫喊着，也许她是有意提醒我们，叫我们快些离开。我拉了拉小红的衣角，示意叫她先走，可是小红没理我。

理智在催我快走，然而一种巨大的感情魔力，却又在无情地捶击着我的心灵，我愤怒！这需要用多么大的毅力去压制它，不让它爆炸啊！

终于，我带着小红悄悄地向前爬了几十步，在一片深齐膝盖的草地上趴下了。

“搜索！”一个敌人象野兽似地大声狂吼着。

纷乱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，但我没有在意。我全神贯注地搜寻着何嫂的声音。好半天，没有听到她叫骂了。

“不会错！我亲眼见到三条人影进村的。”一个匪徒用肯定的语气说。

“你这混账女人，快招！”

“说，从哪儿来的，有几个同伙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跟着便是一阵皮鞭的抽打声音。

脚步声迫近了，两个手持长枪的大汉，迎面走了过来。我一手握着短枪，一手按着没有战斗经验的小红，等待这即将发生的一切事件。

两个白匪越走越近，很快就要踩上我们的身躯了。雪白的手电光几次从我和小红的身上闪过，我感觉得出紧挨我趴着的小红，全身都在微微颤抖着。不用说，她是多么激动而紧张啊！

我的食指按在扳机上。

真是祸不单行！不料从我们左侧的树林里，又窜出两个敌人来。于是，四条手电光交织在一起，忽远忽近地闪烁着。

迎面来的敌人停下了，从左侧来的敌人紧靠过去。四个敌人呈“八”字形地围拢着我们。我们屏住呼吸，不敢出气。

“分明是一个，硬咬定是三个。他想升官发财，害得老子们一夜没睡觉！”一个家伙气呼呼地骂着。

“老弟，小心点！这回，乌老板也亲自出马啦，他老人家是不见红血不收兵。杀不了共党，咱哥儿们保不准谁要来填空。独眼龙队长还看人家眼色办事哩。”

“听说，乌老板要当团长啦。”

说着说着，四个白匪合成了一路，四条手电的白光向远处乱晃着，吆吆喝喝地从我们身边擦了过去。

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小红使劲地揪了我一把。立即我的心又飞到屋里何大嫂的身旁了。

“你们的人都藏在哪儿？说吧，说了有好处，知道吗，我是中队长，说一句算一句！”

“独眼龙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有脸站在我的面前！”何大

嫂嘶哑地叫骂着。

“替我打！”独眼龙咆哮着。

“队长，请慢点！”一个象喝醉酒的人，操着含糊的语音说。跟着是一阵尖厉的狂笑，使人听了毛骨悚然。

有好几分钟功夫，一直处于可怖的沉寂状态中。

“我要烧！”语音含糊的人在咬牙切齿地发令：“队长，请马上动手！”

“是，乌先生！”

.....

火苗窜过屋顶，浓烟弥漫着夜空。我的耳边，响着何大嫂雄壮而宏亮的最后呼声：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误入虎穴

党在哪儿？游击队在哪儿？我们日日夜夜地寻找着。

半个月来，小红和我辗转在深山密林之间。我们过着难以忍受的原始生活，野兽经常出没在我们的身旁，我们吃的是树根草叶，睡的是荒穴野洞。

我们跑遍了无数山头，见不着一个人影。

夜晚，偶尔穿行过一两个小山村，都只留下一堆瓦砾灰烬了。难道苏维埃就这样结束了吗？难道我们的人都给杀光了吗？不能！决不可能！

根据方位判断，我们已经来到安福县的北乡。

黄昏，我和小红蹲在一座不知名的山头上，从树林的缝隙中，俯首向下看去，山脚似乎有所不小的村庄。

这天夜晚，空中落着毛毛细雨，无星无月，一片漆黑。这

时,我四肢无力,象是瘫痪了一般。一路连滚带爬,总算勉强挨到了山脚下。我们趴在水沟边上喝了点水,略略喘息了一会,为了找点吃的,便壮着胆子进村了。

我们在一条小巷里蹑手蹑脚地走着。许多人家的门窗里,都透出雪亮的灯光。耳边传来喝问口令的声音,显然,我们在无意中闯进了敌人的巢穴。正打算悄悄退出村庄的当儿,不料巷头上来了个醉汉,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,嘴里哼着肉麻的下流小调。

急中无奈,我拉着小红往道旁一闪,又悄悄地翻过了一个半人来高的篱笆,进到一座菜园里。我们来不及辨清这里长的是什麼蔬菜,也忘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,却乘这机会,狠狠地饱餐了一顿。直到胃里不断地涌出酸水为止。

我们发现正对着菜园的,是一排高大的房屋,很象是座祠堂,绕过它便是山坡。仗着天黑,我们摸索着走了过去,打算从这里抄近道上山。

迎面的正屋里黑洞洞的,象是堆着稻草。一转身是间厢房,从半掩着的窗户外一看,只见桌上亮着一盏油灯,灯下摆着一碗白饭和一碗红烧猪肉,地上是一排通铺,墙上还斜挂着一根步枪,这显然是白匪的住舍了。当我看清了屋里无人之后,真想闯进去……

不料,巷里发出一阵嘻笑声,我和小红急忙钻进就近的那间堆满了稻草的黑洞洞的屋子里。

真有那样的巧事,我们刚钻了进去,几个白匪打打闹闹地进了厢房。显然,我们又要倒霉了,只有冷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变化吧。

一个白匪在嚷:

“老哥行行好吧！帮我烧点水喝喝，嗓子快冒烟啦！”

“谁叫你让人家灌那么多酒的！”

“老毛病，见不得娘儿们！嘻嘻！”

“……”

我不愿再听下去了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得想法立即离开。可是，往哪儿走呢？敌人近在咫尺，稍有动静便会让他们发现。我定定神，发觉我们蹲的这屋子正是一家祠堂，稻草杂物等占去了半边屋子；另半边架着一口小锅，正中立着一座小木屋，一面玻璃，三面木板。里面站着一列列大小不等的祖宗牌子。

我们绕到这小木屋的后身，发觉它下半截是个空荡荡、黑洞洞的方窟窿，勉强能容下两个人，这真是喜出望外，我们赶忙蹲了进去。蜘蛛网密密麻麻，连眉眼都给缠上了一圈，嘴吹不走，手拂不掉。一种刺鼻的霉味，袭人心肺。

一阵哗哩哗啦的乱响，有人来了，我们立即不再动弹。这时我隐约觉得腿肚上有个东西在蠕动着，用手轻轻地拂了一下，非但没有拭去，反而火辣辣地痛得难受。我使劲用手一抓，却捏着了一条约摸三寸来长的蜈蚣，掌心接连被叮了几口。我使尽全身力气，紧紧捏住不放，蜈蚣大概死了，手掌和腿肚却马上肿痛起来。这滋味可不好受，心都痛得痉挛了，但又不好哼出声来。

有人在说话：

“老弟，水是我挑来的，这火可该你生啦！”

“你这小子呵，吃不得一点亏；好吧，我生火，你搬柴。”这家伙突然压低了声调，用一种神秘的语气问：“喂！老兄，二班副前天丢了枪，你说，能是谁开的玩笑？”

“这小子，平常横眉竖眼的，仇人太多。”

“我看，这枪丢得蹊跷，保不准是红字号的把戏。”

“哪能！这阵子，咱独眼龙中队所向无敌，红字号的可没那份胆量。”

“别那么说，人家能人多着哩！前天我听老乡说，有个什么叫红娘子的，双手能打枪，来去快得一阵风似的……”

下面的话，声音很低，我没听清。不过，我相信这白匪说的是实情。共产党撒下的红色种子，苏维埃燃起的革命烈火，是扑不灭的！

红 娘 子

我们钻出了匪窝，沿着高山密林走去，日日夜夜，风里雨里，历尽了人间的艰辛，漫无边际地寻找党，却没有结果。

一路上，我们也碰到一些零星的逃难群众。他们藏在深山穴洞里，正如我们一样地迫切想知道红军消息；但，我们无法使他们满足。

这天早晨，太阳刚刚跳出山头。山脚下的潺潺流水，如泣如诉地响个不停。片片枫树染红了大半个山林。

我们从山腰两块崖石的缝隙中，俯首向下看去，我的感情顿时象海水似的激起了汹涌波涛。这是多么熟悉的土地啊！

那边一所高大的房屋，原来是我们的“列宁祠”。

跨过“列宁祠”前的那条小河，有一排墙壁上还留着红军写下的标语“拥护苏维埃！”

我们又返回钱山了！这里的群众被杀去一半以上，山沟里躺着尸体，大树上吊着尸体，鲜血染红了山林。

钱山，这红色的土地，她勾引起我无数回忆。这是我出生

的地方。我唯一的寡母，曾在这里帮着地主扛活，度过饥寒交迫、任人欺凌的大半生，一把泪一把汗地将我抚养长大。如今却不知下落了。

在钱山，我曾面对着写有 CCP 的红色党旗，庄严地读了那六句终身难忘的入党誓词。

钱山啊，钱山！当你蒙受这血海深仇时，你的女儿却只能洒下一串串辛酸的泪水，这是怎样的难堪和痛苦！你放心吧，我不能忘记你，活着就要斗争，我们一定要回来！

突然，小红一声惊呼使我苏醒过来。

我发觉左侧不远的地方，有个女孩子骑在大树叉上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。看样子，她早就瞅见我们了，我紧张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。

“喂，小鬼！”对方盯着小红，很不礼貌地说：“看，你粮袋上还有红五星哩！——说实话吧，是红军吗？”

我没吱声，小红晃了晃她那根长枪，示威式地哼了一声。我揣摩着对方的身份，真有点象个红小鬼。

“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”对方又发话了。那神气，好象我们是她若干年的老朋友一般。

“你管得着！”小红到底是个孩子，显然她对这位傲慢的陌生人有点恼怒了。

“别瞞我啦！瞞不过我。你们穿的衣服虽说破了些，但是烂成灰我也认得出，这是红军里发的。”

我没有急于说话，仔细地端详着对方，看来，她只有十三、四岁，薄嘴唇，细眉毛。在一副显得十分机灵的面孔上，嵌着一对圆溜溜的乌眼珠。她见我在打量着她，便挑衅似地说道：

“这位大姐，不认识我吧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知道红娘子游击队吗？红娘子——洪队长。”她故意将右裤脚向上一抹，裹着绑腿的小腿肚上，露出一根乌亮的驳壳枪，“看样子你们是自己人，不过，万一你们是白匪，我也不在乎！”

“对，我们是红军！”我说。

她感到兴趣了，立即从树上跳了下来，问：“那么，你们单位在哪？”

“单位？”我叹了口气，“早就失去联系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估计你们是两只孤雁！”她非常泄气地说。

我进一步问到她们是否仍和上级党保持联系，可是她的答复也使我失望了。她先是哈哈一笑，接着说：

“上级党？我还请你们帮着找哩！”

“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参加你们的游击队！”我毅然地说。

“就是一支枪吗？”她看了看小红手里的那支破旧的“湖北条子”。

“还有支短的。”我将自己腰里佩着的小手枪亮了亮。

“这种枪不顶事！”她摇摇头说，“唉，可惜你们是女人，不顶事啊！”

她接连说了两个“不顶事”，这可使我有些激怒了。这种傲慢的态度，实在是红军里少见的。我顶了她一句：

“难道你是男人吗？”

“哈哈！”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解释说：“上次有个女的，要参加我们游击队，洪队长拒绝了，她说她一定吃不了苦。不过，你们是红军，洪队长也许会欢迎！好吧，不妨试一试。”

“你不是洪队长？”小红一直以为她就是那个叫“红娘子”的人。

“远着哩！她姓洪，叫亮姑；我姓黄，叫小黄。她是队长，我是队员。”她爽朗地笑着。

“我们去找队长吧！”我催促着她。

她犹豫了一刻说：

“不行，现在去，她会批评的，我要执行任务！”

她执行的“任务”是什么，没有讲。她答应我们，等到傍晚时一同去见队长。这时，小黄的态度已不象刚见面时那样傲慢了。她津津有味地和我们谈起这支游击队的许多故事。每当她谈到红娘子时，更是眉飞色舞，说得简直象是传奇中的英雄。显然，她对她的队长确是敬佩得五体投地。只有一点，当我问到她们游击队人数时，她便颇有戒备地含糊其辞说：

“这个嘛，以后你们会知道的。”

从她的谈话中，我们大概地了解到关于这支游击队的一般情况，红娘子的真名叫洪亮姑，曾经担任过安福县苏维埃的军事部副部长。她是个很有名的人物，远在1931年时，便经常单枪匹马地出入于白区。敌人曾经出过二千元的代价，悬赏购买她的脑袋。一次，她在白区地下党的配合下，未发一枪一弹打开一个白区正规连看守的监狱，救出很多苏区干部，还缴获五枝长枪。

“关于我们队长的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！”小黄结束了她的谈话。

“你跟她在一起待了很久吗？”小红羡慕地问。

“不短啦，整整一年。”她神气地说。

“她是党员？”小红问。

“那当然！”

“你呢？你也是吗？”小红挪了挪位置，靠近她身边坐着。

“对，那当然！”她用坚定的口吻说，“不过，暂时还不是。”

不知怎的，我并不觉得她说的可笑。是啊！只要经过磨炼，这孩子就一定会成为纯钢。

天将黑时，也许她已完成了所执行的“任务”，于是便带我们去见洪队长。

走了好半天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前面有悬崖挡住去路，小黄停下了。她叫我们先等一等，便跳跳蹦蹦地消失在一个山弯里。

天色漆黑，没法看清周围的环境，只听得风声怒吼。我们默默地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等待小黄转来。约摸一顿饭的功夫，小黄来了。她没精打采地对我们说：“先住下再说吧！”

“洪队长呢？”我问。

“出发了吧！”她含糊地说。

我不再多问，跟着小黄走进一个又黑又深的山洞，洞里凉风飕飕，刺人心骨。小黄搀扶着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内走着。没多久，她叫我们站着，又独自摸索一会，大概是在地上铺了一层干草，嘱咐我们说：

“就睡在这里吧，我还有任务！”说完，她就走出洞去。

实在太困了，我们躺下去没多久，便呼呼地睡去。等到醒来时，太阳已经爬到洞口。小黄坐在我的身边傻笑着：

“睡得真香，要是有人来把你们抬走，你们也不会知道。”

经她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，一骨碌坐起来，揉揉眼皮又叫醒小红。我向身边一看，这里还睡着两个女同志，这时她们也都醒了。